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贵族之家

(俄) 屠格涅夫



44
6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贵族之家

[俄] 限表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

ISBN 7-104-01558-2/I · 636

定价:9666.00 元



前 言

屠格涅夫于1818年11月9日生于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他的母亲经常虐待农奴，使他从小就对农奴制产生厌恶，后来他立下“汉尼拔誓言”，表示决不同农奴制妥协。1833年，屠格涅夫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1837年毕业。1838至1841年在柏林大学修习拉丁文、哲学、历史和希腊。在这期间同巴枯宁和尼·斯坦凯维奇成为朋友。回国后在内务部供职两年。1842年，又与别林斯基相识。他与别林斯基结成至交，受后者熏陶，加强了反农奴制和反斯拉夫主义的志向，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猎人笔记》中的几篇特写，就是在别林斯基的直接影响下写成。1848年2月他来到巴黎，以同情的态度观察工人起义。1850年回国。沙皇政府早已被他从1847年以来在《现代人》杂志上刊出的《猎人笔记》的反农奴制倾向所震怒，1852年借口他违反禁令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字，把他拘留起来，并遣回原籍，屠格涅夫被迫在自己的庄园斯帕斯克村居住了一年半。但他在彼得堡的拘留所里又写了揭露农奴制的中篇小说《木木》，其中残忍而又凶狠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自己母亲为原型的。

从1847年到1860年，前后13年时间，屠格涅夫为《现代人》杂志撰稿，而1850至1856年之间是他同《现代人》联系最密切的时期。此后，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渐渐同《现代



贵族之家

人》中革命民主主义者发生分歧。他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反对农奴制，并对人民的苦难抱以深切的同情，但他却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农奴制改革年代在他思想和创作的发展中几乎是一条分界线，正是这时他同《现代人》公开决裂。1862年底，身在国外的屠格涅夫被指控同所谓的“32人案件”有关系，沙皇政府召他回国受审，他借故拖延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为此受到革命阵营的强烈批判。

从1863年起，屠格涅夫同法国著名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一家一起住在巴登—巴登。他们是在1843年，维亚尔多在彼德堡演出时认识的，以后成为终生密友。他多次出国和侨居国外都同她有关，她给他的创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1871年普法战争后，他同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巴黎，直到逝世。在巴黎，他同法国名作家左拉、福楼拜、埃·龚古尔、都德以及莫泊桑亲密交往，同时通过自己的翻译和介绍，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欧美的传播。他经常回国作短期停留。最后一次是1880至1881年。1882年初患脊椎癌，次年9月3日长辞于巴黎。按照他的遗嘱，遗体运回祖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著名长篇小说之一。小说描写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在自己前进途中所遭遇的困难和所经受的各种考验。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在悲剧性的恋爱和不幸的婚姻之后，终于找到了通向人民的道路；纯洁、天真、温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主人公丽莎，是俄国古典文学中让人难以忘怀的典型之一。小说也谴责了空虚、浅薄、仇视人民的贵族地主官僚。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生动形象，语言的优美和纯洁，以及叙述的抒情诗化，都体现着屠格涅夫强烈的艺术特征。



一个春光明媚的黄昏时分，玫瑰色的彩云一小朵一小朵的在晴朗的天空中高高悬着，仿佛并不是徐徐飘动，而是缓缓藏身于碧空深处。

在O省省城最为靠边的街道中的一条街道上，一幢富丽堂皇的宅第敞开着的窗前（事情发生在一八四二年），有两个妇女坐在那儿：一个有五十来岁，另一个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了。

她们中年纪小一些的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卡利京娜。她的丈夫，曾经当过省里的检察官，是当时一个精通诉讼的著名人物——他机智而又果断，尖酸刻薄而又固执——已于十年前过世了。他受过很不错的教育，上过大学，但是因为贫寒阶层出身，很早就懂得了，必须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而且要大把大把地捞钱。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爱上他了：他长得不错，人也聪明，假如他乐意的话，还显得非常可爱。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出嫁以前姓佩斯托娃）双亲在她童年时期就亡故了，她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子中学里度过了几年时光。从那里回来以后，在离O省省城五十俄里、自己祖传的波克罗夫斯克村，与姑妈和哥哥在一块儿生活。不久这个哥哥去了彼得堡任职，而且一直虐待妹妹和姑妈，直到死神突然到来，夺去了他的生命。玛丽娅·德米特里



贵族之家

耶芙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克村，然而并没在那个村子生活很久。她和几天内就使她为之倾心的卡利京结婚了，第二年就用波克罗夫斯克村同另一处地产相交换了，这块领地收益要多得多，却是不漂亮，也没有宅边花园，同时，卡利京在O市买下了一幢房子，和妻子便长期在那里定居下来。住宅旁有一座大花园，花园的一边一直通向田野，通向郊外。“因此，”很不喜欢乡村幽静生活的卡利京决定，“也就没必要没事儿常到乡下去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心里不止一次为她那美丽的波克罗夫斯克村感到惋惜：有一条欢快的小溪打那儿流过，那里还有辽阔的草地和苍翠的小树林。不过，她不会和丈夫顶撞任何事情，而且对他的才智和精通人情世故佩服得五体投地。结婚十五年以后，他死了，留下了一个儿子以及两个女儿，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这个时候已经十分习惯于自己的住宅和城市生活，连她自己也不想离开O市了。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年轻时曾被人称之为“可爱的金发女郎。”年近半百，她的容貌之中那令人产生好感的风韵依然没有失去，虽说稍有点儿发胖，也显得有些儿臃肿了。与其说她心地善良，倒不如说她多愁善感，成年以后，依旧保留着贵族女子中学里的习气。她任性而又娇气，每当生活习惯遭到破坏的时候，她便暴躁易怒，甚至哭泣。然而当满足了她的愿望，也无人顶撞她的时候，她对入却十分亲切而又可爱。她的房子是城里最舒适的住宅之一。她的家产很大，主要不是继承来的，而是丈夫挣来的。两个女儿都同她在一起生活，儿子在彼得堡最好的一所官办学校里接受教育。

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在窗前坐着的那个老太婆，就是那位曾和她在波克罗夫斯克村共同度过一段孤独生活的姑



妈。她叫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佩斯托娃。她是个怪得出名的人，性格独立不羁，当着无论什么人都实话实说，尽管财产少得可怜，态度举止却好像拥有万贯家产似的。当年她对卡利京无法容忍，她侄女一嫁给他，她就躲回自己的小村子里，在一个庄稼人的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度过了整整十年。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有点儿怕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个子矮小，鼻子尖尖的，即使到了老年，仍然满头黑发，眼睛灵活，走起路来身子挺直，精神充沛，说话很快而且清楚，声音尖细而且响亮。她经常戴一顶白色包发帽，穿一件白色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了？”她突然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唉声叹气的，在想什么，我的妈呀？”

“没什么，”后者略带犹疑地回答，“多美的云彩啊！”

“那么你是可怜它们了。对吗？”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对之没作任何回答。

“格杰昂诺夫斯基怎么还不来？”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灵活地挥舞着织针（她正在编织一条非常大的毛围巾）。“有他跟你一道叹气就好了——要不，就随便胡扯点儿什么。”

“您怎么一提起他来总是那么严厉！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受人尊敬的！”老太婆带着责备的语气重复说。

“而且是那么忠诚地对我过世的丈夫啊！”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到现在他想起他来还不能不动感情。”

“那还用说！是他尽力拉巴他，将他拉出了泥坛了呀。”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牢骚满腹地说，她手里的织针动得更快了。

“看上去是个多谦逊的人。”她又说话了，“头发全都白了，可是一开口，除了谎言，就是搬弄是非，还是个五等文官呢！”



贵族之家

唉，倒也是的：是个牧师的儿子！”

“谁没有犯过错呀，姑妈？当然啦，他是有这个缺点。当然啦，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没受过教育，不会说法语。可是您爱怎么说都行，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是啊，他一直在拍你的马屁嘛。他不会说法语，这又有什么关系呀！我自己说法国‘话’也不怎么行。最好他哪一国的话都说不了，那就不会说谎了。瞧，巧啦，说曹操曹操到啦。”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朝街上望了一眼，又添上一句，“那不是，他来了，你那位讨人喜欢的人。那么高的个子，简直像只鹤！”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将自己的髻发整理了一下。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带着嘲笑的神情看了看她。

“我的妈呀，你这是什么东西呀，好像是根白头发？你可要教训教训你的那个帕拉什卡。她怎么没看见呢？”

“唉，您呀，姑妈！您怎么老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遗憾地含糊不清地说，用手指对着安乐椅的扶手敲了敲。

“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格杰昂诺夫斯基！”一个脸蛋儿红扑扑的小厮从门外跑来，尖声喊道。

二

一个高个子男人进了来，穿着整洁的常礼服，裤子有点儿短，戴一副灰色鹿皮手套，系着两条领带——上边一条黑色的，下边一条白色的。他身上的一切，从端庄文雅的面容、梳



得油滑光亮的两鬓，到那双不会弄出尖锐刺耳声响的平跟皮靴，都显得彬彬有礼，十分得体。首先他躬身向这家的女主人施礼，然后向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鞠躬致意，随后将手套慢慢摘掉，走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一只手边。他在那只手上毕恭毕敬的一连吻了两次，然后非常从容得坐到扶手椅上，微微笑着，轻轻揉搓着指尖，说：“叶莉扎薇塔·米哈依洛夫娜好吗？”

“好，”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回答他说，“她在花园里。”

“叶莲娜·米哈依洛夫娜呢？”

“她也在花园里，有新闻吗？”

“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客人慢慢地眨巴着眼睛，噘着嘴唇回答，“嗯哼！……喏，请听我说，有新闻，并且是异常惊人的新闻：拉夫烈茨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回来了。”

“费佳！”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激动地高声说，“不会吧，你不是撒谎吧，我的爷？”

“决对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他了。”

“哼，这还算不上是证据。”

“长得可壮实了，”格杰昂诺夫斯基装着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的指责没有听见，又继续往下说，“肩膀更宽了，满面红光。”

“壮实起来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一字一顿地说，“我却奇怪了，他怎么会壮实得起来呢？”

“就是嘛，”格杰昂诺夫斯基怀疑地回答，“若是别人，处在他的位置上，恐怕连在人前露面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呢！”

“这是为什么？”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打断他说，“这是什



贵族之家

么话？一个人回到了家乡——请问，让他往哪里去躲呢？况且他有什么过错呢！”

“夫人，请允许我冒昧地对您讲一句，妻子行为不端，丈夫总是有过失的。”

“我的爷，只是因为你自己还没结婚才这么说吧。”

格杰昂诺夫斯基不自然地笑了笑。

“请允许我好奇地问一声，”稍稍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问，“你是给谁织的这么好看的围巾啊？”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很快看了他一眼。

“给那个从不搬弄是非偷奸耍猾，也不撒谎的人织的，”她话中带刺地说，“世上要是真有这样的人的话。我太了解费佳这个人了，他唯一的过错就是把老婆给惯坏了。他是恋爱结婚的，可这些恋爱的婚姻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老太婆斜着眼睛膘了一下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站起来，又补充了一句，“这会儿，我的爷，你爱说谁的坏话就说谁的坏话吧，就算要说我也行；我马上就走，不碍你的事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走了。

“瞧，她总是这样，”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注视着姑妈走了以后说，“总是这样！”

“像她这么个年纪的，有什么办法呢！”格杰昂诺夫斯基说。“瞧，她老爱说：不偷奸耍猾的人。可如今有谁不偷奸耍滑呢？世道就是这样嘛。我有个朋友，他为人十分令人尊敬，我要告诉您，官职还不小呢，他就常说：现在就连母鸡走近谷粒，也要要花招——一直在想办法，设法从一旁走过去。可是我看您，我的女主人，您的性格真像天使一样。请伸给我您的雪白的小手，让我吻一吻。”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微笑了一下，伸给格杰昂诺夫斯基一只张开五指的胖手。他把嘴唇凑上去，吻了吻那只手，她往他那边挪了挪自己的安乐椅，稍稍弯下腰，低声问：“这么说，您看到他了？他真的没什么，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愉快。什么事儿也没有。”格杰昂诺夫斯基轻声回答。

“您没听说，他妻子这会儿在哪里？”

“她最近一个时期在巴黎待过。这会儿，有人说她去了意大利了。”

“这真可怕，确实费佳的处境真是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承受的了的。的确，人人都可能遇到不幸。可是，不是吗，他的不幸可以说闹得整个欧洲都知道了。”

格杰昂诺夫斯基叹了口气。

“是啊，是啊。听说，她认识一些演员和钢琴家，照他们那儿的说法，就是跟狮子和野兽交上了朋友。当然不顾兼耻了……”

“非常，非常遗憾。”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你知道吧，如果论及亲戚关系，说起来他还是我的远房表亲呢。”

“那不消说，那不消说。凡是与您家有关的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当然知道。”

“您认为他会来我们家吗？”

“大概会吧。不过听说他打算回自己村里去。”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抬起眼来朝天空望望。

“唉，谢尔盖·彼特罗维奇，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一提起这些事来，我就想到，我们女人，应该对自己的举止行为十分小心谨慎才对！”



贵族之家

“女人和女人不尽相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不幸的是，有这样一些女人，性情反复无常……嗯，而且也同年龄有关系；再说也没有从小让她们懂得作人的规矩。（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方格蓝手帕，动手展开它。）当然啦，有时是有这样的女人。（谢尔盖·彼特罗维奇用手帕的一角轮流把自己的双眼擦了擦。）不过，一般说，要是判断是非对错，也就是说……城里的灰尘可真大。”他结束了自己的话。

“Maman, maman”一个长得挺好看，年纪有十一岁左右的小女孩跑进来，边跑边喊，“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骑着马到我们这儿来了！”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站起身来，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也站起来，鞠了个躬。“叶莲娜·米哈依洛芙娜，向您问好。”他说，说完十分礼貌地走到墙角落里，捂住自己端正的长鼻子，擤起鼻涕来。

“他那匹马多好啊！”小姑娘又说，“他在篱笆门边刚刚对我和莉莎说，他要骑着马到台阶跟前来。”

唧唧的马蹄声响起来，街上出现了一个身材匀称、骑着一匹枣红马的骑手，停在了敞着的窗前。

三

“您好，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骑手用洪亮、悦耳的声音高声说，“瞧瞧我新买的马您喜欢它吗？”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走到窗前。



“您好，Woldemar！啊，多好的马呀！您打哪儿买来的？”

“从一个马匹采购员……他要的价钱很高，这个强盗。”

“它叫什么？”

“奥尔兰德……没错，这个名字不高明，我想改个名字……Eh bien, ch bien, mon garçon……多么不老实的家伙！”

马打着响鼻，倒换着腿，摇晃着口吐白沫的脸。

“莲诺奇卡，您摸摸它，不用害怕……”

小姑娘从窗户里把一只手伸向马，可是奥尔兰德突然用后腿直立起来，往旁边冲去了。骑手并没有惊惶失措，两条小腿紧紧夹住了马，朝它脖子上抽了一鞭，又让它站到了窗前——尽管它仍在抗拒。

“Prenez garde, prenez garde”，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反复说。

“莲诺奇卡，轻轻地摸摸它吧，”骑手根本不把这当回事说，“我不让它撒野了。”

小姑娘又伸出手去，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奥尔兰德颤动着的鼻孔，那马在不停地抖动着，咬着嚼环。

“好！”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高声赞叹着说，“那么现在请下马，到我们这儿来吧。”

骑手矫健地掉转过马头，用踢马刺踢了踢它，在街道上纵马疾驰，跑进了院子。稍过了一会儿，他挥动马鞭，从前门跑进了客厅。另一道门的门坎上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身材匀称而美丽、有高高的个子、十九岁左右的黑发姑娘——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长女莉莎。



贵族之家

四

刚刚我介绍给读者们的这个年轻人，名叫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潘申。他在彼得堡任职，是一个在内务部负责执行特殊任务的官员。他来是为了执行一项临时任务，来到了O市，听从省长宗年别尔格将军指挥，而这位省长又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潘申的父亲，退役的骑兵上尉，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赌徒，这个人长着一双迷人的眼睛，面容疲惫，嘴唇老是神经质地抽搐着，他一生都在厮混在显贵之中，经常光顾两个京城里的英国俱乐部，是被大家公认的相当精明、不大可靠、然而亲切可爱的人。尽管他十分精明，却经常处于赤贫的边缘，只把一份已经败落的，不大的家产留给了自己的独生子。然而他照自己的方式关心儿子的教育：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法语说得十分漂亮，也讲得一口不错的英语，德语却说是很差劲。而这是理所当然的：上流社会的人都以讲出十分流利的德语为耻辱。不过在某些场合，大半是在开玩笑、打趣的时候，说几个德语词儿，却是可以的，依从彼得堡的法国人的说法，就是：c'est meme tres chic。从十五岁起，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就已经会毫不腼腆地进入随便什么人家的客厅，在那里令人與人周旋，并且会在非常适宜的时候起身告辞。潘申的父亲给儿子拉上了许多关系：在两圈牌之间洗牌的时候，或者是手气好，大获全胜之后，这样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插上几句，对



任何一位爱玩牌的显贵聊起自己的“沃洛季卡”。至于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本人，当他还在大学里读书，还未从大学里毕业之前，就已经结识了一些贵族出身的青年人，开始进入一些豪门贵族的家庭了。他到各处都十分受人欢迎：他长得一表人材，毫不拘束，而且有趣，身体一向强壮，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自如应付。需要有礼貌的场合，他可以做到彬彬有礼，可以无礼的地方，他就粗鲁放肆，是一个出色的伙伴，*un charmant garçon*。一个朝思暮想的领域已经在他的面前呈现。潘申很快就懂得了上流社会那套处世为人学问的秘诀。他能真心诚意满怀敬意对这套学问的准则，也会以半带嘲讽的傲慢态度瞎扯胡诌，而且装作把一切重要事情都看作无稽之谈。他舞艺超群，完全是一副英国派头的衣着装束。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经被公认为彼得堡最可爱、最精明的年轻人之一了。潘申确实十分精明，同他的父亲相比毫不逊色，不过他也很有才干。他样样在行：他唱歌很动听，画画一挥而就，会写诗，在舞台上演戏也演得挺不错。他年纪轻轻只有二十八岁，可已经是一个宫廷低级侍从官，有一个很不错的官职。潘申对自己，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对自己的远见卓识，都坚信不疑。他大胆、愉快地全力以赴，勇往直前，他的生活一帆风顺。大家都喜欢他，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纪小的。他对此已习以为常，并且自以为对别人，特别是女人，十分了解。他很了解她们通常的弱点。作为一个对艺术并非全不在行的人，他觉得自己既有激情，也有点儿容易陶醉，容易兴奋，他也因此允许自己有各种越轨行为，纵情饮酒作乐，结识一些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而且一般说来，行为不知检点，十分随便。不过他的内心却是冷酷无情，狡猾阴险，即使在最放纵狂欢的时候，他那机灵的深



贵族之家

棕色眼睛也无时无刻不在窥探和观察。这个放肆大胆、无所拘束的青年人永远也不会完全忘乎所以，心醉神驰。应该说，值得赞扬的是，他对于自己的胜利从不吹嘘。他来到 O 市以后，立刻就成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的座上客，而且对于这个环境很快便完全适应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非常喜欢他。

潘申向屋里所有的人亲切地点头致意，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和莉扎薇塔·米哈依洛夫娜握了握手，对格杰昂诺夫斯基的肩膀轻轻拍了拍，随后抬起脚尖转过身来，捧住莲诺奇卡的头，吻了吻她的前额。

“骑一匹这么凶的马，您不害怕吗？”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问他。

“哪会呀，它十分地温驯。可是我要告诉您，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跟谢尔盖·彼特罗维奇玩朴烈费兰斯；昨天在别列尼岑家他大获全胜，我被输了个精光。”

格杰昂诺夫斯基谄媚地尖声笑了起来：他在奉承巴结这个从彼得堡来的年轻的杰出官员和省长的宠儿。他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谈话的时候，经常提到潘申先生才能的出色。不是吗，他认为，怎么能不夸赞他呢？在上层社会的生活里，这个年轻人很有成就，工作十分出色，而且一点儿也不骄傲。其实，就是在彼得堡，大家也都认为潘申是个能干的官员：他工作起来，十分地勤快，谈论工作却随随便便，正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所应该做的那样，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特殊意义，然而他却是个“实干家”。这样的下属十分讨上级长官的欢喜。他自己毫不怀疑，他要是高兴的话，将来准会爬上部长的职位。